

刺杀宋教仁的马前卒洪述祖落网记



应桂馨向洪报告刺宋任务已完成



洪述祖的观川台

1913年3月20日晚10时45分,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突遭刺客狙击,腰部中弹。当晚手术钳出弹头,发现子弹有毒。22日晨,宋教仁不治身亡。

身为大总统的袁世凯假惺惺地下令“悬赏破案”,本意是走走场,搪塞舆论,没想到“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案子很快告破,刺客武士英被巡捕房捕获。雇佣武士英行凶的是上海大流氓应桂馨,应的上线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洪的后台是国务总理赵秉钧,顺藤摸瓜,此案元凶,昭然若揭,就是袁世凯这个独夫民贼。

事情败露,袁世凯一面百般抵赖,一面丢车保帅,杀人灭口,武士英、应桂馨、赵秉钧先后死于非命。惟有洪述祖潜往当时还处在德国殖民者占领之下的青岛,躲过一劫,但最终依然落得个死于非命的下场。

“洪公子”充当“刺宋”马前卒

洪述祖,字荫之,号观川居士,1859年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名门望族之家。他的先祖是清代乾嘉年间赫赫有名的大文豪洪亮吉。然而,洪述祖本人却放浪形骸,品行不端,实乃洪家不肖子孙,当地人称之为“洪杀坏”。

光绪十九年(1893年),洪家世交刘铭传出任台湾巡抚,任洪述祖为中军参谋。洪口舌伶俐,善于应酬,又通英文,颇得刘之倚重。当时,中法战争硝烟刚散,《中法新约》墨迹未干,法军竟然背信弃义劫走了由福建运往台湾的两海轮军火。刘派洪前往基隆与法军交涉,而洪竟私下收取法军

2000两白银的贿赂,把两海轮军火拱手让给了法军。据《网庐漫墨·洪述祖》记载:“事为刘察知,将治以军法,述祖不得已,乃破其私囊,贿刘之私人斡旋之,得不死,仅下狱三年。”洪述祖岂肯受这牢狱之灾,使出浑身解数,买通狱卒,越狱逃回大陆,来到武汉,在其父旧交岑春萱手下任汉口清文局坐办(一般办事人员)。他本性难移,又勾结洋人,伪造地契诈骗钱财,酿成涉外事端。

湖广总督张之洞大怒,下令缉拿。他吓得屁滚尿流,急忙托请世交、清廷警部侍郎赵秉钧出面求情,结果被放了一马,逐出湖北。他跑到上海租界,整日吃喝嫖赌,游手好闲,成了“会乐里”人人皆知的

“洪公子”。

辛亥革命爆发后,洪述祖得知世交赵秉钧与手握北洋军权的袁世凯打得火热,就从上海赶到北京投靠袁世凯,并为袁世凯献上先“以南压北”再“以北压南”之计,得到袁世凯的赏识。袁世凯爬上民国大总统的宝座后,委任洪述祖为内务部秘书,并授予三等嘉禾勋章,延揽为嫡系。

当袁世凯决定痛下杀手,除掉威胁自己统治的宋教仁时,洪述祖自然甘效犬马之劳,充当“刺宋”的马前卒了。

化名“王兰亭”避难青岛

殊不知,案件迅速告破,真相大白于天下。袁世凯的六姨太是洪述祖的妹妹,看在这层关系上,袁在将涉案人灭口的

时候,手下留情,送给洪一笔巨款,让他逃亡青岛。

洪述祖携家带口来到青岛,突然发现,这里真是一处休养生息的好去处。山清水秀,气候宜人。更何况,清王朝覆灭之后,一大批发誓“不食民国俸禄”的遗老遗少汇聚于此,其中,就有不少他混迹官场时认识的老熟人。在全国上下一致谴责袁世凯,要求彻查“刺宋”案,将元凶绳之以法的强烈呼声中,袁世凯指使司法部装模作样地发出“通缉令”,要求引渡洪述祖。德国驻华公使照会外交部,竟言“中德并无引渡条约,势难办到。”只可将“胶澳租借地”法庭讯取洪之口供送达。

有了德国殖民者的庇护,洪述祖气焰嚣张。1913年5月3日,他公然发出通电,吹嘘自己在辛亥革命时期“协助唐绍仪建立共和有功”,诬蔑宋教仁“借政党内阁之名,以遂其植党营私之计。”针对上海报纸报道的“铁证”——巡捕房查获的他与应桂馨来往函电中有“毁宋”等语,他恬不知耻地狡辩说:“毁宋仅欲毁其名,并无夺其生命之意,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无赖嘴脸由此可见一斑。

洪述祖家底殷实,此番来青,又得到袁世凯的慷慨资助,过上了奢侈的生活。他看中了崂山南九水附近山海相间处的一块“风水宝地”,投入巨资,大兴土木,兴建起一幢高档别墅,题名为“观川台”,自号观川居士。终究是负案在逃,做贼心虚,为了安全起见,他不得不剃须乔装,化名为“王兰亭”,深居简出,尽量不引起别人注意。这还不算,他还经常给“胶澳租借地”的德国官员施以重贿,恳求他们“关照”与“保护”。

不过,好景不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11月

7日,驻青岛的德国军队战败投降。躲过了这场惨烈的战火之后,洪述祖惊魂未定。与德国殖民者相比,日本占领军对他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1915年,日本人将洪述祖一家赶出了“观川台”,“观川台”随即变成日本占领军服务的料理店(即饭店)。事后多年,洪述祖很有出息,“观川台”随即变成日本占领军服务的料理店(即饭店)。事后多年,洪述祖很有出息,“观川台”随即变成日本占领军服务的料理店(即饭店)。事后多年,洪述祖很有出息,“观川台”随即变成日本占领军服务的料理店(即饭店)。

青岛,对于洪述祖来说,已经不再是理想的避风港了。“刺宋”案过去四年了,袁世凯也早已呜呼哀哉了,洪述祖认为,危险已经与他渐行渐远了。于是,1917年春,他化名张皎安,潜回他曾经十分熟悉的上海活动。

难逃法网 身首异处

洪述祖悄悄地在公共租界北山西路621号租房隐居,打算观察一下形势,再做图谋。在青岛期间,他曾向德商祥丰洋行借了一笔钱款,走时连招呼都没打,洋行认定他赖债潜逃,追踪来沪,向租界会审公廨提出控告,官司缠住了洪述祖。

“刺宋”案虽然已过多年,但宋教仁的家人始终没有放弃对凶犯的追踪。国民党在上海的组织也积极搜集情报,追捕漏网的洪述祖。洪述祖因为一场意想不到的官司而彻底暴露了。

4月30日,当洪述祖从法庭出来时,一少年猛扑上去,紧紧抓住他哭喊:“洪述祖,还我父亲的血债!”少年原来是宋教仁15岁的儿子宋振吕,陪他守候在这里的还有宋教仁生前的秘书刘白等人。众

人将洪述祖扭进法庭,法庭经核实,确认系“宋案”要犯洪述祖。

经交涉引渡,洪述祖被移解北京地方法院候审。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北京地方法院开庭审判此案,判处洪述祖无期徒刑。他认为判刑过重,提起上诉。北京高等法院于1918年12月12日宣布维持原判。刀笔吏出身的洪述祖却百般狡辩,以为在北洋政府中有亲朋好友为之说情,有恃无恐,向北洋政府的最高法院——大理寺提起上诉。洪述祖这次看错了形势,当时已是1919年初,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夜,全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运动空前高涨。报刊舆论对北洋政府庇护“刺宋”案要犯的行径进行了强烈的谴责。此时,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吕在国民党人的帮助下也向北京高等检察厅提出控告。1919年3月27日,北洋政府大理寺被迫终审判决洪述祖死刑。

4月5日,北京西交民巷京师分监,洪述祖被执行绞刑。自民国废除《大清刑律》后,不再以斩首处决犯人,而是效法西方施行绞刑。行刑的绞机从欧洲购进,监狱当局先用狗作了试验,后又绞决了两名犯人,“均甚得法”。死到临头,洪述祖歇斯底里地哭叫:“杀宋教仁,我是执行袁总统的命令,何罪之有呀!”自然无人理会。刽子手加快行动,抽出立脚板,一按电钮,洪述祖悬空而起。由于洪述祖过于肥胖,脖颈支持不住身体重量,扯断颈项,尸身落地,鲜血直喷,惨不忍睹。最后只得请来北京医学堂的三名学生,将他的首级缝合到颈脖子上,再贴上硼石膏,然后让其家属领回收殓埋葬。这一年,洪述祖恰好是60岁。至此,包括袁世凯在内的五个“宋案”凶手,没有一个善终。

陆安《文史天地》

爱情的力量让杀人凶手自首赎罪

2007年5月18日清晨,泸州市江阳区近郊的321国道上,一辆警车迎着晨风急驶。警车里坐着三位民警。忽然,车内的警察看到,一男子站在路边不停地招手。民警将车停下,询问那男子有什么事,男子说:“我杀了人,要投案。”几位民警高度警惕,立即将其带回派出所进行讯问。经网上查对,得知此人是2001年的网上部级督捕逃犯——汪晓军!

19日凌晨两点,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办公室仍然灯火通明。汪晓军面对民警,表情异常激动,一古脑儿地向民警倾诉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真情忏悔,以及5年多来逃亡生涯中饱尝的辛酸和悲苦。

打工5年 丈夫性格大变

汪晓军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因家庭经济困难,他小学毕业就辍学了。汪晓军的邻居家有一个小他两岁的姑娘吴小英,两人青梅竹马,后定下终身,建立了令人羡慕的幸福家庭。吴小英平时喜欢打扮自己,花钱相对较多,丈夫汪晓军事事都依着她,从来没有怨言

为了挣钱,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汪晓军背井离乡到一家煤矿做了5年煤工。在煤矿里,性格内向的他,平时很少与外人交流,除了上班,就一个人睡觉。5年来,汪晓军的脾气逐渐变得古怪,喝酒成了他唯一的爱好和消愁方法。回到老家后,他还是爱喝酒,喝了酒后稍有不顺心就打骂妻子和孩子,有时连来劝他的人也要打。

随着女儿的成长,家庭开支越来越大,吴小英也积极想方设法,不放过任何找钱的机会。1997年,一个亲戚从武汉打电话来叫她去开餐馆,说可以赚钱。吴小英将女儿丢给父母照管,告别丈夫,风风火火地赶到武汉。哪知吴小英却撞进了非法传销的黑网,被骗去现金3000多元后才终于脱身逃回了家乡。汪晓军怪妻子太固执,没脑子。自此,在夫妻二人的心目中,相互之间的怨恨逐渐占据了昔日的恩爱。

连砍四人 亲生儿子也不放过

2001年上半年,汪晓军的几个兄弟承包了附近一个砖厂,他就去了砖厂干活。

为了挣钱,吴小英想在城里开一个餐馆,但是汪晓军坚决不干,两人各持己见,经常争吵。争吵之后,汪晓军总是喝闷酒睡觉生闷气,吴小英也懒得理他,干脆独自跑出去找人玩,晚

上也不回家。

一天上午,汪晓军与吴小英又为开餐馆一事发生了争吵,汪口出恶言要将吴小英及孩子砍死。在家人劝解下两人的争吵总算平息了。中午,汪晓军一个人喝了三四两酒后就睡了。见丈夫斗气不吃饭,吴小英也不理他,做好饭就和儿女一起吃了。午饭后,吴小英带着女儿和邻居魏明芬一起去坝子里洗脚。

据汪晓军回忆,他当时睡觉起来看到妻子正在穿袜子,他以为她又要赌气跑出去,就横下一条心:“砍断你的脚筋,看你还往哪儿跑!”妻子走了没多久,汪晓军就提着菜刀就从屋里冲了出来。当时,1岁零7个月的妻侄吴飞,3岁的侄儿汪鹏和两岁的儿子汪攀正好在大门槛上坐着玩耍,挡住了他出门的路。

人在气头上,理智全无。汪晓军这时候只想到:“几个小崽子怎么这样讨厌,要挡着我!”他挥起一刀砍在妻侄吴飞的颈上。然后左手抓起侄儿汪鹏,一刀砍在后颈上,抛在一边,随后他又一刀将自己的儿子汪攀砍倒在地,快步冲了出去。

坝里闲谈的人见汪晓军杀红了眼,急忙将其女(12岁)汪梦和吴小英拖走藏于邻居床下。邻居熊灵芝看到汪晓军的样子,大吼了一声:“汪四,你要干啥子?要不得哟!”汪晓军

心想:“关你屁事,先收拾你!”立即提刀向她追过去。熊见状急忙冲下坝子逃命,被汪追到柑橘林处砍倒在田里,头部被砍伤4刀。熊从地上爬起来后又继续逃命,杀红了眼的汪直追出100米外又用乱刀将其砍翻在地。

案发不到10分钟,刑警大队接到报案,40名民警火速赶到现场。汪家大院的惨状,让人不寒而栗:堂屋成了太平间,一张两米长的竹沙发上躺着两具幼儿尸体,汪吴两家大小哭成一团。

在县医院的病房里,躺着一老一小。汪晓军的儿子汪攀,在医务人员的治疗下,总算保住了小命,却落得终身双下肢瘫。熊灵芝全身上下被砍10余刀,仅面部就被砍5刀,头颅肿得像个大西瓜,面目全非。

亡命天涯 爱情再度来临

汪晓军一个人逃到外地,开始了长达5年多的亡命生涯。据他自首后叙述,那天连续砍了几个人后,他提着菜刀逃到回家后的大山上。凭着熟悉地势的优势,他躲进了一个极其隐蔽的岩洞里。听到搜查的人在头顶上来回走动的脚步声,看到漫山遍野的火把,他大气都不敢出一口,最终逃过了公安民警的追捕。

之后汪晓军跑到一家小旅店里,想到惨死刀下的无辜孩子,汪晓军无比自责,于是准备

了一瓶农药,先喝了几两酒后,将农药一口喝完。也许是上天不能这样轻易饶他的缘故吧,酒精和农药对胃的强烈刺激引起了他的剧烈呕吐,酒精和农药全都吐出来了。汪晓军在床上昏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醒了。他赶车到了泸州,化名罗永华在一家旅馆住了10多天。后来汪晓军在一家工地找到了活干。做工期间,他经常在工地旁边的一家饭馆里吃饭,没过多久就跟饭店老板混熟了。热情的饭店老板一有空就和他闲聊,他骗老板说是因为老婆跑了才出来打工。

饭店老板见他看上去憨厚老实,就给他介绍在自己饭馆里打工的张姑娘。张姑娘是乡下人,见汪晓军憨厚老实,做活认真,对他爱意顿生。而对于逃亡的汪晓军来说,能赢得姑娘的欢心是再美不过的事了。一周后,他们就同居了,在工地上建起了一个临时的家。张姑娘在家是独生女,父母对她非常疼爱。张家父母眼见“女婿”五官端正、身材魁梧、为人忠厚,心里都非常高兴。张家父母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对待汪晓军,张姑娘对他更是百般温柔体贴,汪晓军又找到了家的感觉。

沐浴爱河 人性复苏愿赎罪

女友的体贴让汪晓军暂时远离了噩梦。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往事却在汪晓军的脑海里变得越来越清晰。特别是夜

深人静的时候,他常常痛苦地想到:自己也曾拥有过幸福的家庭,妻子对他也很好,还时时让着他;如今可爱的女儿汪梦如今已快成人,儿子汪攀还不知是死是活……这一切时时刻刻噬着汪晓军的良心,使他食不甘味,夜不能睡。张姑娘对他越好,他就越觉得内心愧疚。

张家父母一次又一次催汪晓军办结婚手续,开始他还找借口搪塞,实际上他根本开不到证明,后来干脆不言不语,进而对张姑娘日渐疏远。张姑娘以为汪晓军另有所爱,暗中观察,却发现他并没有和其他女人往来。张姑娘多次追问原因,汪晓军对自己的罪恶始终不敢吐露半个字,因为他不忍心对这个好姑娘有半点伤害。张姑娘不知所以,只好带着沉重的惆怅南下广东打工了。到了广东以后,张姑娘仍然一心牵挂汪晓军,她每隔三五日就给汪晓军打来电话,可是后来给汪晓军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了,最后连他的人也找不着了。

张姑娘放心不下,又急急忙忙从广东赶回老家,找到汪晓军耐心询问。汪晓军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他觉得,自己只有投案自首,以身赎罪,灵魂才能得到安宁。于是汪晓军将一切家居用品全部送到张家,走上了自首之路。

(文中人名均系化名;谢绝转载,上网)川子